

巴顿亲历记

第一章 美军第一坦克手

马歇尔当政，想起了巴顿，

巴顿，“克拉克堡的疯子”

巴顿，“绿色大黄蜂”

巴顿：“神圣骑兵”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唯有坦克！坦克！坦克！

巴顿：一品脱汗水可以挽救美国人一加仑鲜血

巴顿，参加“二战”的第一位美国将军

巴顿：记住，12月7日

巴顿：让我在希特勒后背上插把刀

巴顿，爱血爱火爱美女

1939年9月1日凌晨，华盛顿石溪公园附近怀俄明大道一所住宅里的电话铃响了，面孔严峻、目光深邃的主人被告知，几小时前，德国军队已越过波兰边界，英、法两国按照对波兰政府作出的保证，必须出兵支援波兰抵抗德国。这就是说，一场世界大战开始了。

电话铃响时，房子的主人正在卧室兼书房里工作。他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他的夫人凯瑟琳，她已经醒了，而已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一起坐着谈到黎明，迎来了华盛顿闷热的白天，然后他立刻前往陆军部。

关于这位行色匆匆的人，6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并不是命运让您来指挥这些伟大的军队，而是非您去建立、组织和鼓舞不可，在您的指引下，这些已经横扫法、德全境的强大英勇军队得以诞生，并在令人瞩目的短时间内臻于完善。您不仅组建了战斗部队及其辅助部队，而且提供了所需的全部指挥人员，这使我几乎无法相信。在这些殚精竭虑的岁月中，我对您的英勇精神和宏伟魄力，始终怀有由衷的钦敬之情，正是您的这种精神和魄力，使得和您共度艰危的战友们获得了真正的慰藉，而我切望自己能被公认是您的亲密战友之一。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表彰他的功绩时说：在这场规模空前和无比残酷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人为他们的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而我们面前这位将军则力国家赢得了胜利……，他的品德、举止和效能激励了陆军将士、全国上下和整个世界。如果要归功于哪个人，美国的前途应当归功于他。在世界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中，他是堪当首位的。

的确，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他不是本书的主人公，他是后来的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乔治·C·马歇尔。

再说1939年9月1日上午，行色匆匆的马歇尔准将赶往陆军部，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由于欧战爆发，世界形势急剧变化，原定的陆军参谋长就职仪式取消了，但这位陆军部首脑肩上的担子却成倍地加重了。

他去白宫晋见罗斯福。

他以美国最高统帅部最高级成员的身份主持会议。

他出席记者招待会。

……………

终于，他坐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

马歇尔接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之时，正值世界狼烟四起，战火连绵不断，此起彼伏。1937年11月，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三者结成联盟，

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并先后把罪恶之手伸向波兰、埃塞俄比亚、中国……。

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角落，美国恐怕也难逃厄运。马歇尔看到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已使作战样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此时美军坦克部队的装备还处在原始阶段，并分散在各个陆军部队中，连一个完整的装甲兵部队建制都没有，他感到忧心忡忡。没有完整的装甲部队，没有明确的作战原则，这如何能对付未来战争。而此时美军一大批老朽的将军把持着军队，顽固地反对改革和创新，有一部分人甚至坚决反对备战。马歇尔认为美军的当务之急就是清理队伍，对那些盘踞在关键岗位上的高级军官们动刀，因为正是这些人阻挠着军队的现代化和改组工作，取而代之的应是那些年轻有为的军官们。于是，马歇尔秘密地对美军上层军官进行了一次“清洗”。并且私下里在军官队伍中物色，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委之以重任的人选。

在马歇尔参谋长的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份名单——在他一生留下很深印象的军官名单。他拿出这份“黑名单”，紧锁眉头，从上到下，一个一个斟酌着。在这临危时刻，谁能够担此重任呢？他应既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又是一个坦克专家，还要英勇善战、智勇双全。最后马歇尔将军把笔重重地落在享有“美军第一坦克手”美誉的乔治·史密斯·巴顿的名子上。就是这一笔，改变了巴顿一生的命运。

马歇尔与巴顿相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发现巴顿虽然性格古怪、粗暴、反复无常，然而学识渊博，做事果断、高效，行动敏捷，有充沛的精力和创造精神，管理部队有其深厚的功力，且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对作战计划处的副处长伦纳德·杰罗中校说：“巴顿是军中无比优秀的坦克手，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知道这一点。当他指挥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批坦克时，我就密切地注意他了，他用借来的少量坦克打垮了一个旅的敌人。虽然他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但我知道如何同他打交道。”

接着，他说了一句难以捉摸的话：“我要把他调到靠华盛顿近一点的地方，以备需要时召之即来。”

马歇尔认为，在未来战场上巴顿是美军克敌制胜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物。

于是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横扫欧洲大陆、歼敌最多、使敌人闻风丧胆，然而又是盟军高级将领中争议最大并几次大起大落，被人称为“暴怒的狮子”的血胆将军——陆军四星上将乔治·史密斯·巴顿被调到迈尔堡，他的出现揭开了美国军事史上辉煌的一页，而此次调动对巴顿的军事生涯来说至关重要。

乔治·史密斯·巴顿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对于他，军界和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历史评价。许多人认为：“巴顿将军是一位统率大军的天才和最具进攻精神的先锋官”；“他是美国的首席坦克专家”；“巴顿是20世纪的拿破仑”。同时也有人指出：“他骄傲自大，华而不实”。但无论怎样评说，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巴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最有作为的高级将领之一，他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惊人的战绩而载入史册。

乔治·史密斯·巴顿，1885年11月11日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雷克维尼亚德，出世不久就得了一场大病，他的父母非常着急，认为巴顿活不了多久了，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逐渐成长为一个身体健壮、充满活力的孩子。

巴顿的父亲是弗吉尼亚人，他身材魁梧，英俊潇洒，平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以极好的口才成为当地有名的演说家。曾就读过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名法律事务所的律师。1884年，他当选为地方检察官。加利福尼亚富翁威尔逊家的三小姐鲁斯·威尔逊成了他的妻子。

巴顿的母亲是加利福尼亚人，出生在加州南部。巴顿的外公是当地有权势的富翁，当过洛杉矶第一任市长。小巴顿的母亲就是在这种优裕的环境之中长大的，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嫁给小巴顿的父亲时年仅24岁，非常漂亮，极富女人的风韵；她举止端庄，谈吐不凡，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女人。

巴顿的曾祖父休·默塞尔，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陆军的一位准将，乔治·华盛顿是他的挚友。在普林斯顿战斗中，不幸身亡。他为家族确定的信条是，“勇敢战斗！前进！前进！千万不能辱没家族的荣誉！万万不能玷污我们古老的姓氏！”

巴顿的祖父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1864年9月，在温切斯特战斗中，不幸阵亡。其使用过的马鞍一直珍藏在家里。鞍上附有一块金属片，上面写着：巴顿上校在第二次温切斯特战斗中殉职，因忠诚之传令兵；此鞍、战马及军刀得存。

巴顿家的藏书极多，他广泛涉略，尤其爱看军事方面的书籍，他觉得自己与军事有着不解之缘，并且认为他应该继承其先辈的遗志。

从中学时代起，巴顿就立下雄心壮志，要像自己的先辈那样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1903年9月，巴顿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

次年6月，获得了参议员托巴斯·巴德的推荐，巴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点”军校。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军事史、战略、战术等方面的书籍，在战术理论上有着许多独到见解，初步显示了他在军事领域上的天赋和才智，“西点”战术系的教员们认为他是全系最杰出的人才。

巴顿极其注重军人仪表，他仪表整洁，并以此为荣。他的剑术和马术在学校中是绝对一流的。

巴顿的军人素质在同学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罗伯特·弗莱彻上校在1962年11月28日的一封信中说：“现在，乔治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仍栩栩如生——高高的个子，端庄的举止，合体的军装和整洁的内务。从外表到内涵，他都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另一位同学说：“他的仪表、举止、言谈与众不同，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完全的投入，所有这些在他的学员生活中，都引人注目。”其他许多同学也以大量的事例说明巴顿的军人品格，如“在1909年这届毕业生中，巴顿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我们承认，任何事情，他不干则已，干必力压群雄。”“他是一个满头金发的北欧人，身体高大匀称，风度潇洒，举止端庄，是年轻领导人的完美典型。”“我认为巴顿是一个杰出的学员，富有军人气质，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并且有坚强的性格。”“他是正规化治军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巴顿给我的印象是，他忠诚地献身军队，并立志名垂青史。”“总之，他的名声很好，是班上的一流军人，他的言谈举止均与军事有关……。”“他全心全意地去做好每一件事……。”“他成功的秘诀是勤奋……。”

1909年6月，24岁的巴顿从“西点”军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来到伊利诺斯州的“骁骑队”，他渴望已久的真正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这时，巴顿把主要时间用在刻苦钻研军节理论上，他读了许多军事书籍，

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仔细研磨其中的一字一句，深刻理解其精髓。后来，他撰写的一些军事论文在美国军事杂志上陆续发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进攻战斗中，他特别强调：“进攻……推进，再进攻，不惜任何代价，直至最终取得胜利。”另外，他还强调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因而，平时应注重严格管理，严格训练。

1912年，巴顿参加了斯德哥尔摩夏季奥运会，他参加的项目是五项全能，巴顿取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受到了陆军参谋长伍德将军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关注，并且都曾一度任命巴顿为自己的副官。

巴顿引起公众关注的第一件事是对美国骑兵单马刀的改进。通过自己的潜心研究，他认为法国人使用的马刀远远胜过美式马刀。法国骑兵马刀是直剑形的，可以直刺敌人，它充分体现了进攻意识，具有更高的效率，从而有效地实施进攻行动。而美军马刀是弯剑形的，只能用刀刃去砍杀，与法国马刀相比，很难有效地实施进攻行动，所以巴顿认为应对美国马刀进行改革。于是巴顿写了改进军刀的文章投给了颇有影响的《陆海军杂志》，并送给迈尔堡骑兵团团长一份，团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文章在《陆海军杂志》发表了，并立即引起了军界的关注。几个月后，陆军部长指示：按照巴顿设计的马刀式样生产并投入军队使用。

1917年9月，巴顿奉当时的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的命令组建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

坦克最初的作用只是为了攻坚。这就是说，最初人们对坦克的认识还很肤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坦克的防护、机动和火力三结合的作用，只是发挥了坦克单方面的攻坚功能。

巴顿认识到坦克部队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前途和作用的新兵种，他决心为组建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而努力。

最初的坦克，结构简单、性能很差。驾驶员坐在底层，射手坐在炮塔上，坦克内一片漆黑，发动机的噪音震耳欲聋，两个人无法交谈，驾驶员也无法看到外面的情景，视界较窄，只能靠炮塔上的射手用脚轻轻地碰他的头和肩，指示他往哪个方向前进。坦克上配备一挺机枪或是一门加农炮。

巴顿认为坦克必须具备防护性好、机动性高和突击力强的特点，所以，他认为美国坦克发展的方向应是机动性能高的轻型坦克。

为了使坦克部队具有一种凝聚力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巴顿亲自为坦克旅写了一首歌词，并请人谱了曲，这首歌成了坦克旅每天必唱的歌曲，其中有一句是：“我们跟着旅长穿越地狱，打到敌人那边去。”巴顿希望从平常的每一件事去培养坦克兵的无畏精神。

后来巴顿的坦克部队被公认为美国远征军中最厉害的部队。而巴顿则以远征军中“最残酷的军纪森严的教官”而声名远扬，后来这些成为巴顿传奇的雏形。

1918年，巴顿带领他的坦克部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取得了辉煌成就。此时巴顿已成为美国一流的坦克专家，并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新的兵种，发明了一种新的战法，并在实战中检验了他的成果。他以巴顿模式造就出一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坦克部队。他的勇敢精神和军事领导才能在战场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战争是可怕的东西，是万恶之源。可巴顿却酷爱战争，他认为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显示他的超人的才华，他所具备的特殊军事指挥才能注定要献给战

争。

1920年6月，国会代表国民意愿，通过了《国防法案》。该法案规定坦克兵配属于步兵，不再作为独立的兵种存在，还规定，坦克兵以连为单位配属步兵，每个步兵师配属一个坦克连，由步兵司令统一指挥。

巴顿尽了最大努力也没能保留注坦克部队独立存在，此时巴顿已别无选择，他决心重新参加骑兵。

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坦克部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临走时，他向官兵们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讲，他情绪激昂，热泪盈眶：“坦克部队有我的心血和希望，我坚信它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我的生命和荣誉全部与它息息相连，到那时我们的坦克将是一个全新面貌，它将是一支世界上所向披靡的坦克部队。”

1920年夏天，巴顿挥泪告别了坦克兵，重返骑兵部队。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巴顿几度调任，并去各军校深造，他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其中有些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尽管如此，巴顿仍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将每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

1936年，巴顿写了一篇名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军事论文，文中论述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并特别指出夏威夷的重要性。巴顿下结论说，日本人对珍珠港发动袭击既是潜在的危险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并且预言，这样的一次袭击对美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但他的警告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数年后，巴顿的担心变成了现实，美国为此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欧洲和亚洲局势动荡不安，7月7日，日本在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又一手制造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欧洲，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掌权后，断然退出裁军会议，公开废止《凡尔赛和约》，由戈培尔大力开展仇外宣传，叫嚷要夺取“生存空间”。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在德国的支持和英法的怂恿下，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次年3月，西班牙又爆发了内战，德、意帝国明目张胆地支持佛朗哥叛乱分子……。

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1938年7月1日，巴顿被提为上校，调往克拉克堡指挥第5骑兵团。

巴顿有军人特有的嗅觉，敏锐地感到不久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他密切注视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并为参加战斗而秘密地作准备。在克拉克堡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军事改革，以全新的战备方式进行训练。当时，西班牙内战已达到高潮，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坦克和一系列新的战争手段在战争中显示了强大威力。对此，英国和法国以及那些墨守成规的保守的美国当权军人都视而不见，这些则引起了巴顿高度的重视。他想方设法从报纸和杂志上以及从电台上收集德军的训练演习和作战情况，收集德国坦克专家海因兹·古德里安和欧文·隆美尔有关新时代战争的论述。古德里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军队机械化新精神的化身，而隆美尔则赞成新的灵活的步兵战术思想，他们都是一种全新的作战原则的代表者。古德里安曾写了一篇题为《装甲部队进攻中的运动与火力》的文章，发表在德意志联邦国防军的一份官方杂志上。他在文章中严厉地批驳了对现代战争中装甲兵的作用的怀疑和反对论调，断然把坦克放在一切军事设想和计划的中心。接着，他又写了一本名为《警惕！装甲部队！》的书。在书中，他以挑战式的坦率态度描述了德国新装甲部队的演进，并为实际作战中使用它们的原则勾画出了一个轮廓。几乎与此同时，隆

美尔也出版了一本题为《步兵的进攻战》的书。书中概括了运动战的那些具有革命意义的原则，在这种战争中步兵同装甲部队密切配合，能发挥出空前的能动力和打击力量。

巴顿对这些所出现的作战原则和思想十分留意，并在沙盘上研究对付德军作战的方法，这些都是为了以后的战争作准备。

在训练骑兵部队时，他抛弃了战马，对下属说：“‘神圣骑兵’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那些老顽固对未来战争中骑兵的前途如何高谈阔论，我还是要对你们说，当战争来临时，在美国军队中不会有几匹战马的。”他把骑兵团编成一组一组的机枪队，在训练中自始至终步行前进。他以实战要求严格训练部队。

巴顿的严格管理、大胆要求，尤其是他的实战演习和全新的训练方法，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称他是“战争狂人”、“克拉克堡的疯子”。有人甚至破口大骂，“这个十足的傻瓜，难道他不明白他是在自取灭亡吗？”

正当巴顿在克拉克堡劲头十足地训练部队，准备迎接战争的挑战时，11月27日，一纸调令把他调到迈尔堡接替乔纳森·温赖特任要塞司令。当时国际形势变化急剧，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巴顿却被调离战斗部队，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巴顿怎么也没想到这次调动能是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的主意。

巴顿上校在迈尔堡只度过了八个月的时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以非常奇怪的方式进行着。虽然，战争以德国军事机器隆隆开进波兰揭开了序幕。但由于希特勒的后勤工作没有跟上，以及法西斯德国内部担心东部侧翼的威胁，战争渐渐地悄无声息了。希特勒着手与苏联谈判，并派秘使与斯大林签定了秘密的互不侵犯条约，这样就解除了东部的威胁。英法政府没有识破希特勒的诡计，认为希特勒真正的目的是要进攻东边的苏维埃政府，于是他们也就企图把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因此欧洲西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战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虚假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反应是保持中立。

1940年5月，欧洲西部战争爆发，德国入侵了欧洲的低地国家，然后用飞机配合坦克的闪击战袭击了法国。与这次闪击战相比，波兰战役只不过是一场预演而已，德国人使用了全新的方法，彻底打破了战术的一切标准概念，他们大大加强了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速度和机动性能，从而突破了战场的范围。飞机加坦克的“闪电”战术使人们耳目一新，目瞪口呆。

巴顿控制着自己的激情，以敏锐的目光观察着战场的动态。德军所使用的全新的技术，巴顿在1918—1919年的一战中就已经总结出来，但都不是那么系统和全面，他现在不得不再次认真地总结战场经验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陆军参谋部又如何呢？马歇尔刚刚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他发现这座千疮百孔的军需大楼里工作杂乱无章，人们做事优柔寡断；陆军中的高级文职官员四分五裂，有些官员坚决反对备战。

陆军参谋部更是杂乱无章，组织松懈。它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疏忽了对陆军的训练，军官之间的激烈争执使总参谋部的工作更加糟糕。总之，老派人物对德国所展示的新式武器和技术战法熟视无睹，就是进步派人物也多数被德军的这种做法完全迷注了。结果，在整个军事机关中的气氛如果不是失败主义者，就是悲观失望者，甚至连罗斯福总统似乎也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最后只确定了防御政策。美国官方的看法主要是受了德国人看上去势不可挡的影响，只考虑加强美国的防御力量，一旦德国人涉过大西洋打到巴拿马运

河来，如何堵住这股洪流。但是参谋长马歇尔对德国军队在战争中使用的新战法和新武器没有感到惊慌，因为他平时早就对新武器和新战法有所了解，他头脑中已有所准备，而且对于如何解决德国人造成的种种问题已心中有数。于是他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打消他的顾虑，并谈到组建装甲师和远程轰炸机的重要意义。他向罗斯福示意，美国现在必须采取攻势，才能赢得即将出现的战争的胜利。罗斯福总统被他说服了，并表示全力支持他的观点和所要采取的行动。

1940年6月，德国人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向法国发起大规模进攻，摧垮了法国人的反抗。

法国人投降后，马歇尔感到时间的紧迫，他立即着手整顿陆军，起用新一代军官，做各种必要的建设工作，希望把陆军从和平时期的—支萎靡不振的部队变成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不仅能够打仗，而且还能信心百倍地准备战胜“不可战胜”的德国人。

对于美国的装甲兵来说，1940年7月10日是个划时代的日子：马歇尔将军大笔一挥，批准建立一支装甲部队，创建了两个坦克师，从而解决了关于美国陆军装甲部队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阿德纳·查菲将军出任司令。

新组建的装甲部队被编为美国陆军第1装甲军，下辖两个师。第1装甲师设在诺克斯堡，师长是马格鲁德。第2装甲师设在本宁堡，师长是斯科特。不久，巴顿受命出任装甲旅旅长，到本宁堡参加部队的创建工作。

巴顿对坦克的前途始终是充满信心和希望。正如1920年夏天巴顿离开坦克部队时所说的：“我坚信坦克部队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到那时我们的坦克将是一个全新面貌……。”现在巴顿终于又回到了坦克部队，他终于又有施展才华的好机会了，已经黯淡了的前程突然又充满了光明。

来到本宁堡，巴顿看到一战时留下的破烂不堪的坦克，心里很难过，心想未来战争难道就指望这些废铜烂铁去打胜仗吗？于是他敦促有关部门立即研究新一代的快速、通讯设备好和火力强的坦克，以便将来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他自己掏了800美元向西尔斯和罗巴克公司订了一些坦克配件，用以修补这些旧坦克和各种车辆，这样的旧车共有2000多辆，旧坦克325辆。

当时的第2装甲师有实际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一个旅，巴顿决定再组建两个旅，他以高效率快节奏的昼夜工作，终于又组建了两个旅，形成了师的建制。

部队建制完成了，但如何才能使士兵们适应实战的要求呢？他看到新召来的坦克兵不懂技术，纪律松散。《纽约时报》称他们是：“一群身着卡叽军装，组织涣散的乌合之众。”这样的军队怎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呢？巴顿决心把这群“乌合之众”训练成超一流的真正的战斗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巴顿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首先是用自己的表率作用激励部队。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处处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他经常乘一辆吉普车式的指挥车到各部队去视察，或乘他的私人飞机在那里低空盘旋。他呕心沥血，事必躬亲，谆谆教导士兵们，不仅告诉他们该干什么？而且还教他们如何干。其次，巴顿强调部队的高度统一和严格的纪律，并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他对每一项工作都制订了相当严格的奖惩措施。坚决要求每个人都要达标。为此，他经常耐心地向将士们解释平时训练与战时打胜仗的关系，他说：“战争的目的不是牺牲自己，而是要消灭敌人”。他还告诉士兵们“一品脱美国人的汗水

可以挽救美国人的一加仑鲜血。”第三，巴顿采取各种方式奖励成绩突出的官兵，以提高士兵的练兵热情。鼓励士兵们争当优秀的坦克手，杀敌立功为国争光。

1940年9月，因阿德纳·查菲的身体状况不佳，美军对装甲部队的领导作了调整：斯科特接任第1装甲军军长；巴顿接替斯科特出任第2装甲师代理师长，并晋升为陆军准将。

此时，有些美国新闻界的记者由于听说巴顿治军严格，要将所有的将士都训练成“勇敢和机智”的顶呱呱的坦克手，便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赤胆铁心的老头”的文章，介绍他训练士兵的情况。并预言这支军队将是美军一支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军队。

按照巴顿的要求，他的部队确实是严密组织、刻苦训练，现在这支部队已基本上达到了他要求的水平，巴顿心里非常高兴，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他即将要让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在美国人面前亮相，让人民为自己的国家有这样的部队而欣喜。为了区别于其它兵种，有一个整洁的军容，巴顿为他的坦克手们设计一种独特的制服。他参照了老乔治·巴顿以前身穿的艳丽的南部邦联军服和丘吉尔为陆军创造的“海妖服”，以及马戏团中那五颜六色的戏装，为坦克兵设计了一种服装，军装呈绿色，上面镶有红边，再配有巴顿从格林贝包装公司弄来的金色足球头盔式的钢盔。服装制好后，巴顿第一个穿着它在本宁的都虎营出现，当时，坦克手们都瞪大眼睛看着他，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坦克手惊叫道：

“看！绿色大黄蜂！”

这个名字迅速传到了华盛顿的陆军部，陆军部的军官们也叫巴顿为“绿色大黄蜂”了。但是，陆军部没有同意将这种服装装备坦克部队。

后来，将军们经常来参观第2坦克师，当他们看到巴顿穿着军服，腰间配上象牙柄手枪，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时，连将军们都不寒而栗，他们认为巴顿是一个十足的不可思议的战争狂人。

1940年12月，为了检验装甲部队的机动性、纪律性和训练水平，并扩大其影响，巴顿组织了一次400英里的长途行军。此次行军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有1000多辆各式各样的车辆，其中有坦克、半履带式战车等，飞机也参加了行动。这在当时堪称是一个大胆的举动。

此次行动，在巴顿的直接指挥下，充分显示了装甲部队严整的军容，纪律的严明，技术的娴熟，浩浩荡荡的钢铁大军在高度的协调统一下顺利地完成了全部行程。沿途的群众目睹了美国装甲兵的风采，整个行军简直是一场精彩的演出，人们不禁为之鼓掌喝彩。

1941年1月上旬，应上级要求，巴顿命令坦克师举行第一次检阅。

在举行阅兵式那天，本宁堡刮起了寒冷潮湿的大风。各种坦克、侦察车、卡车和吉普车在被雨水浸透的街面上隆隆驶过。装甲师的1200辆车辆排列在检阅台前的大型广场上，巴顿和一群前来参观的要人登上检阅台。

突然一辆炮塔上涂有红、白、蓝三种颜色，闪闪发光的坦克猛然离开了检阅台，颠簸着围着广场开了一圈。这是巴顿本人用的坦克，人们隐约可以看见炮塔上有一个人头带钢盔，在坦克轰鸣声中驶过了卡车载运的步兵团、摩托兵部队和反坦克部队。士兵们齐声高喊：“前进，前进！勇往直前。”最后他拐弯驶向坦克团，接着又回到检阅台上。

阅兵命令大声下达后，坦克震耳欲聋，它们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从检

阅台前隆隆驶过。坦克手们以娴熟的技术、完美的队列通过了检阅台。

检阅完毕，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的坦克从无到有，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的战斗力量。”最后陆军部长史汀生宣读了任命巴顿为该师师长，晋升为少将的命令。

1941年1月28日，马歇尔宣布陆军四个野战军将接受美国军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的演习考验。

此次演习的组织指挥者是麦克奈尔将军，他强调在不发生伤亡的情况下，要完全按照实战要求，在一种严酷、公正的气氛中进行演习。此次演习旨在尽可能逼真地再现最近欧洲战场上的几次战役。这次演习确实是要看一看各部队的真实水平了。

巴顿的第2装甲师也要参加这次大规模的实战演习。这次演习能否成功，将决定着以后坦克装甲部队的命运，也决定着巴顿能否再次参加实战。对于自己的坦克部队巴顿是有信心的。他强调坦克装甲部队就是要机动作战，出奇制胜。打败敌人的最佳方案是“抓住他的鼻子，踢他的档部”，用部分力量牵制敌人，主力迂回至敌侧后，从敌后方发起进攻。要发挥坦克的突然性和机动性，始终不停地运动，找到敌人的指挥部、通讯和供应系统，彻底摧毁他们，向前、向前，勇往直前。

6月，演习在田纳西州开始。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坦克兵们在巴顿的指挥下，大胆地快速穿插，一下子就打到了第5步兵师的背后，“大批摧毁”了该师的兵力，捣毁了师指挥部。第2装甲师的“坦克”继续勇猛推进，所向披靡。原计划两天的行动，只用了9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坦克兵那令人眼花缭乱变化莫测的队形和新颖的战术，使装甲部队的突击性和快速的特点得到全面体现。巴顿的指挥能力和战术技巧也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这次演习充分说明了巴顿已完全掌握了闪击战的艺术，他的装甲师已经具备了与强大的敌人相抗衡的能力。

演习结束后，巴顿和他的第2装甲师初露头角就受到舆论界的高度赞扬。7月份的《生活》杂志发表了关于巴顿部队的专题报道，杂志封面上还刊登了巴顿的大幅照片：他站在坦克的炮塔上，手里举着望远镜，挎着手枪，头上戴着钢盔，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装甲师的官兵们都为自己有这样的长官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这次演习，参谋长马歇尔也亲自观看了，第2装甲师的快速进攻和勇敢精神受到了马歇尔的高度称赞，并充分肯定了巴顿的指挥和协调能力。他说：“美国的坦克装甲部队一定会成为有‘沙漠之狐’美称的德军将领隆美尔的克星。”

不久，巴顿便收到了马歇尔任命他为第1装甲军军长的命令。

在这期间，世界局势不断恶化，德国不仅对法，英等西方欧洲国家开战，1941年6月22日晨4时，希特勒还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不宣而战。希特勒妄想以“闪电战”在3个月内征服苏联。1941年12月7日早晨，日本也不宣而战，派出庞大的特遣队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蒙受了奇耻大辱。此时美国政府如梦初醒，终于成为参战国投入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两个月后，巴顿临危受命，奉命到因迫奥指挥新创建的沙漠训练中心。

马歇尔将军的这一安排，是有其用意的。此时，北非的战事日益吃紧，“沙漠之狐”隆美尔的德意军团在利比亚取得了军事胜利，正在向埃及的英

军进逼。他们企图控制苏伊士运河，然后以中东为桥头堡，向欧亚大陆出击、对盟军实施迂回进攻。如果美军要支援英军，遏制隆美尔在中东的行动，就必须为进行沙漠战做好艰苦而细致的准备工作。在马歇尔看来，巴顿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最好人选。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1942年3月27日，巴顿飞往因迪奥沙漠训练中心。因迪奥是个盛产枣子的城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西南部的科切拉谷地。巴顿在这里的任务是培训准备打仗的美国“装甲部队”核心。巴顿选择的这个沙漠演习区位于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亚利桑那三州的交界处，是一个由沙地、石块构成的荒漠地带，人迹罕见，地形和气候都与北非十分相似。这里条件十分简陋，缺水没电。巴顿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训练营地，于是他们安营扎寨，很快就创建起了训练中心。

受训的是第1装甲军和第2、第3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共约八千名官兵。

沙漠训练很快就开始了。训练工作十分艰苦，远远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负荷。巴顿命令部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负一小袋沙子，在10分钟内跑完1英里，然后两小时急行军。他特别强调军人意志的磨练，有的人脚都磨出了泡，他也不让休息。接着就是战术训练和实弹演习，还开设了夜间课目。训练期间，巴顿对装甲部队的作战方式、指挥和后勤系统都做了改进。他破天荒第一次通过无线电从空中对部队进行指挥，进行了坦克集群作战试验，还设计使用了一种坦克修复车。

1942年7月30日上午10时45分，巴顿接到了马歇尔将军在作战计划处设立的智囊团的成员约翰·埃德温·赫尔上校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对巴顿说：“将军，我受马歇尔将军的命令给你打电话的，他要你尽早离开训练中心，到华盛顿来见他。”

巴顿当天就到达华盛顿，直接被带去谒见马歇尔将军。这位参谋长对他说：“乔治，我刚从伦敦回来，我们必须在年内对轴心国采取攻势，这是我们目前必须采取的行动。此次行动代号为‘火炬’，‘火炬’战役中美军的主要指挥权就交给你了，你可不能辜负我的期望。”

马歇尔在结束接见时说：“你去陆军大学报到，赫尔上校会让你看详细的作战计划，并给你作介绍。但你必须明白，‘火炬’行动只有一只美国特遣部队，此次行动的任务你得用作战计划人员分配给你的部队和装备去完成。

巴顿暗自庆幸，自己终于又能参加战斗了，这长期以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此次参战，自己是率领美国军队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位美国将军，这也是自己的最高荣誉。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先后占领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并把澳州列为下一个侵略目标。德、意帝国在欧洲向苏联发动进攻后，在1942年6月28日，希特勒又指挥德军对苏发动了最大的攻势——“蓝色方案”，这一攻势旨在到达伏尔加，征服高加索山，翻过山就可到达里海和中东，希特勒妄想成为远及阿斯特拉罕、列宁格勒及巴库的幅员辽阔的整个欧洲的主人。苏军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节节抗击德军，慢慢地跳出包围圈，希特勒原想在夏季就取胜的愿望未能实现。

冬季即将来临，德军也就失去了进攻的锐气。即使如此对苏联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在欧洲，6月21日希特勒制定的“巴巴罗沙”计划正在实施；在北非，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一路所向披靡，在攻占托卜鲁克之后，又趁热打铁，

扑向埃及。23 日晚，隆美尔的非洲装甲军在广阔的战线上进抵阿拉曼防线，距开罗仅 80 里，他们希望在一周内攻进开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三大战线吃紧，危机四伏，战争形势对反法西斯同盟十分不利。此时，反法西斯同盟国内部认为：开辟第二战场，牵制德、意、日帝国的兵力，扭转世界战场局势的时刻来到了。但同盟国内部就第二战场应在何处开辟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集中 64% 的兵力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攻占莫斯科，迫使苏联投降。7 月 18 日，斯大林急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英国尽快在北极地带或法国北部沿海开辟第二战场，以解燃眉之急。鉴于战局日益恶化，9 月 3 日，斯大林再次呼吁丘吉尔于本年内在巴尔干或法国某地开辟第二战场。由于丘吉尔担心苏联抵挡不住德国军队的强大攻势，自己也暂且没有足够的兵力实行登陆作战，斯大林的请求被拒绝了。

美国参战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已日益突出起来。早在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1 月，英美首脑原则上通过了英国提出的“体育家”计划（即在 1942 年春天进攻北非的计划），但不久，英国在利比亚遭惨败，“体育家”计划随之搁浅。后来，艾森豪威尔又主持制定了代号“围歼”的作战方案，决定以英国为基地对西欧直接发动进攻，时间在 1943 年春，后计划又未实施。

就连盖世好雄希特勒在 1942 年 6 月也觉得西线下平安了。6 月 21 日，第三空军从英格兰南方带回的摄影侦察情报表明，近三千艘小船集结在朴茨茅斯附近，许许多多来路不明的小船在索斯安普敦和蒲尔靠岸。在被占领的法国，铁路和电缆遭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在希特勒的脑海中已出现了敌人大批伞兵和滑翔机着陆的情景——切断铁路命脉和公路网，以阻止他在海上主攻开始时往上运输后备军。6 月 26 日，他将两个党卫军师——“阿道夫·希特勒护卫队”和“敢死队”也都转到了西线，并将三个师及第 7 空军伞兵师留作后备部队，准备应付西线即将出现的战事。希特勒认为在西线英美大规模联合入侵的尝试是十分可能的，同盟国最可能入侵的地方不是迪埃普和勒阿弗尔之间的某地，就是诺曼底，因为这些沿海地区在同盟国战斗机的航程之内，并且小型舰艇很容易横渡到这里。“如果同盟国入侵，我就要去西线亲临战场。”希特勒已预料到同盟国马上要在西线全面开辟第二战场，这也正是令他头痛的事情。

开辟西线第二战场，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决心直接打到欧洲大陆去，并曾于 1942 年 3 月就提出了 1942 年初秋时节通过的夺取法国的布雷斯特或瑟堡在欧洲建立桥头堡的设想。他得到史汀生部长的全力支持，史汀生把“坚决、迅速和始终不懈地执行”马歇尔计划看作是“通向我们主要敌人的心脏”、最终打败希特勒军队和“胜利结束战争”的“最有把握、最容易的道路”。马歇尔还一度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罗斯福于 4 月 2 日对丘吉尔首相说：“我业已全面研究了面临同盟国军事形势的当前和长远的问题，由此我得出某些结论，这些结论关系重大，我想让你了解全部情况并征求你的同意。”

罗斯福总统在 4 月 8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了他的“结论”。他在备忘录中写道：西欧是美国和英国发动首次大规模攻势的有利战场。只有在那里，美英的陆、空联合人力和物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并给予俄国以最大的支援。发动这一攻势的决定必须立即作出，因为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准备。按照罗斯福的设想，那无疑是根据马歇尔将军的建议，联合入侵部

队将由四十八个师组成，其中美国出十八个师。然而，定于1942年的最初的袭击预先规定只使用五个师，目标是在瑟堡周围的地区建立一个滩头堡。但鉴于那时美国的师一个也调不出来，于是就通知英国，所有五个师都得由他们出。

马歇尔为这次假想的战役起了一个代号叫“大锤”，该计划出台不久就夭折了。英国人强烈反对这个计划，部分原因是他们在他们看来向布雷斯特或瑟堡进军的任务最初阶段全部要由英国人来承担。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即使是这样一次有限的冒险行动，他们也缺乏力量。

英国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反对“大锤”计划最为坚决。他在7月17日的日记上写道：“在我们心目中，1942年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1943年取决于俄国所发生的情况。假如俄国垮台，遭到蹂躏，我们就不能进攻，而只能准备到北非去。但是，马歇尔似乎要制定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某种硬性计划。”

英国为了说服美国人放弃“大锤”计划，派遣和蔼而受欢迎的蒙巴顿勋爵去美国访问，访问期间，他全力做罗斯福总统的工作。他的访问激怒了马歇尔，却没有动摇他要发动攻势的决心。这位参谋长竭力防止英国人用甜言蜜语诱使罗斯福放弃“大锤”计划。

就在同盟国闹不团结的高度紧张气氛中，马歇尔“非常激动而果敢地”去伦敦进行摊牌。他在哈里·霍普金斯和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的陪同下，于7月18日抵达伦敦。对此，布鲁克将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几个人的组合十分奇怪，因为哈里·霍普金斯主张在非洲作战，马歇尔要在欧洲作战，而金却决心坚守太平洋。”

本来是重大的战略问题，在伦敦却变成了尖锐的争吵和人生攻击。英国首相放风说“马歇尔企图僭取总司令的权利，而那是总统的特权。”布鲁克听到这些话后，对马歇尔就不再那么客气了，他总是带着几份猜疑和敌意来看待他。马歇尔则认为英国人推倭拖延，且带着几分滑头，他感到十分恼火，并毫不客气直接了当地顶撞了布鲁克。在一次会议上他质问英国政府和军界要员们：“那么，你们指望如何赢得战争的胜利呢？靠防御是不能打胜仗的！难道你们还想让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悲剧重演吗？”

此时，罗斯福总统为了打破僵局，他“上当受骗”接受了丘吉尔的替代方案，这样就解决了马歇尔所面对的问题。罗斯福以宪法授予他的特权的名义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告诉马歇尔停止争吵，并到7月25日为止必须与英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7月22日，会议仍陷于僵局。马歇尔向艾森豪威尔强调，不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要由他自己来挑选一位年轻的将军来指挥美国部队。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同时他也提醒马歇尔，在1942年搞一次横渡海峡的进攻是危险的。同一天，总统命令他的谈判人员同意“在1942年里由美军参加反对欧洲敌人的某些其它战役（‘大锤’计划除外）。”

当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与布鲁克及其同僚们于7月24日下午3时再次会晤时，终于达成了全部协议，马歇尔同意放弃立即进军欧洲大陆的想法，而开始准备在北非发动一次进攻。

于是罗斯福总统要求华盛顿的联合参谋总部和马歇尔参谋长“开足马力尽早实施‘火炬’计划”。并在8月4日把“在北非登陆的最早日期”告诉他。

这一系列事件使马歇尔心存不快，但“火炬”计划又必须尽快制定出来。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火炬”行动的盟军总司令。但在战役中又由谁来领导第一支出海作战的美国部队呢？

于是马歇尔想到了巴顿。当陆军部听说要由巴顿来指挥美军出海作战时，就像一颗炸弹爆炸一样，陆军部顿时炸开了锅，众多的军官表示强烈反对，有些人干脆骂娘。他们发表意见说，巴顿绝对不行，他连指挥一支美国小分队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适应同盟国之间的组织了。但是，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没有被反对意见所吓倒，他俩了解巴顿是位出色的专业指挥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并没有被他的“相当古怪的癖性和有时反复无常的行为”所蒙蔽。决心将“火炬”战役中美军的主要指挥权交给乔治·巴顿。他俩也相信巴顿会乐意接受这一使命，并能出色地完成任。因为在不久前，艾森豪威尔就召见过巴顿。艾森豪威尔问巴顿：“乔治，你愿意放弃训练部队的指挥权，来率领一个师参加实际战斗吗？”

巴顿愣了一会，他这一个军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但是，“真正”的战斗的前景压倒了其它一切。“艾克，假如我能参加战斗，我甘当一名少尉。”他大声说道。巴顿的回答令艾森豪威尔非常满意。因为仅在片刻之前，艾森豪威尔曾要另一名军长去接管美国在太平洋的一支作战部队时，被这位将军拒绝了。那位将军说：“我是一位资深的军长，不能设想在一位‘业余军人’的澳大利亚将军麾下效劳。”

巴顿急切地想参加实战。6月23日，艾森豪威尔去了伦敦。于是马歇尔将军就将巴顿从沙漠的训练中心召回参谋部并接见了。他。

巴顿跳上汽车飞速赶到陆军大学，他阅读了他们拟定的粗略计划，听取了赫尔的介绍。赫尔转达了马歇尔给巴顿的指示，要他对这个计划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策划。争取将“火炬”计划制定的更完善、更适用，更可靠些。听完后，巴顿就给马歇尔打电话。当听说参谋长不在时，他便要求打电话给马歇尔的副手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麦克纳尼当时正忙于“火炬”战役的后勤问题。

巴顿直截了当地对麦克纳尼说：“我刚才看到的计划是荒唐可笑的，我需要数量大的多的人员和舰只去执行这项任务。”

“好吧，乔治，我将把你的忧虑告诉马歇尔将军，看看他是什么意思。”麦克纳尼说，接着他带着巴顿的意见去见了参谋长。马歇尔静静地听着，表情略带严厉。随后，他只说了一句：“命令他回因迪奥去”。

巴顿又匆匆地回到沙漠训练中心。他在反省，是自己的脾气不好，参谋长不是早就说过只能用作战计划人员分配的人员和装备去完成这项任务吗？于是他开始为自己的举止而懊悔。因为他不愿失去这次参战的机会。

8月2日，他拿起了电话，呼叫参谋长接电话。“马歇尔将军正在开会！”电话那头告诉他。巴顿文打了几次电话，所得答复都是一样的。最后，他只好甘心情愿地再找麦克纳尼。

他对副参谋长说道：“在此期间我想了很多，我得出结论，我也许能用你那些笨蛋参谋人员所愿意给我的兵力去完成任。他的声调里带着那种自己意识到的孩子气的憨笑，好象他正在说“嗯，你难道不明白？我已被迫承认错误——你看怎么样，是否能把这项任务交给我？”

麦克纳尼向马歇尔汇报了谈话的情况。

“命令他回到陆军大学。”参谋长说，阴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看，麦克纳尼，这就是对付巴顿的办法。”他对副参谋长说。

8月3日，巴顿回到华盛顿，在宪法路军需大楼的第三层建起了自己的办公室，着手制订“火炬”战役的行动方案。

巴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年轻精干有事业心的参谋军官，办事效率极高。其中，有他的参谋长盖伊上校和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办公室成立后，巴顿就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华盛顿的头一天晚上，他就拟定了一份计划，该计划提议在卡萨布兰卡登陆。登陆时间初步定在1942年10月7日。

目前，华盛顿和伦敦的政府首脑以及计划人员，对“火炬”行动都没有巴顿的热情高。艾森豪威尔同马克·克拉克将军为首的一个特别参谋小组柱审议了巴顿制定的计划后，将计划报告了华盛顿。大家对“火炬”战役虽然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很少有人相信这次战役能够取得胜利。

7月13日，艾森豪威尔同他的高级计划人员就“火炬”战役讨论了一个半小时。会议得出的结论却是：“就整个进攻而言，最大的缺陷是海军支援和登陆艇不足，以及西海岸的汹涌波涛会给登陆带来巨大困难。结论电告了马歇尔将军。

在此期间，由于在埃及的英国第8集团军战局吃紧。原定要在“火炬”战役中指挥英国部队的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被调往开罗，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接替，后蒙哥马利将军又被调往埃及前线，由肯尼思·安德森中将接替。这走马灯式的变动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不安，他询问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当时变动情况由他通报给艾森豪威尔），“坦率地告诉我，英国人对‘火炬’战役的态度究竟是否认真？”

至此，马歇尔也坐不住了，他便交给巴顿一个任务，让他到伦敦去考查一下英国人对“火炬”战役的具体态度，并参与审查和完善“火炬”计划，回来后将真实情况报告于他。顺便要利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凭借雄辩的口才，大力宣传此次战役的意义，解除他们的顾虑，全心全意为赢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做准备。

3月9日晚上，艾森豪威尔正准备上床就寝时，忽然他房间里的电话响了。

“艾克”，他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真该死，我刚来到这个倒霉的城市。我呆在克拉里旅馆里，不知如何是好。”

“乔治，”艾森豪威尔一下子就听出这是巴顿的声音，他兴奋地叫道：“听到你的声音我真高兴，马上到我这儿来，咱们好好地喝几杯吧！”

不一会儿，巴顿就匆匆地赶到了，他们便讨论起“火炬”计划的具体问题。如：登陆部队的作战素质、登陆地点的地形特征、登陆时的气候以及法国军队的动向问题等等。最后，巴顿谈到了最令他担忧的三个问题，即兵力不足、惊涛骇浪和登陆海滩的不足，巴顿的具有建设性意见的作战计划以及某些细节的考虑令艾森豪威尔满意，这也使他转变了他仅有的微乎其微的悲观论点。

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已经被远征行动中的许多高难问题和头绪纷繁的细节搞得头昏脑胀了。距登陆作战的日子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但许多事情还茫无头绪，绝大多数军官缺乏两栖作战经验，甚至还有不少人对该计划怀疑态度，大唱反调。巴顿的到来，如同是给艾森豪威尔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又重振起精神，兴奋不已。他看到只有巴顿才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实干家，他

充满自信和豪情。巴顿确实满怀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激励他的士兵以非凡的行动来克服困难。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也许在许多细节问题是愚蠢的，但我能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使任何部队士气高昂。”艾森豪威尔也相信这一点是巴顿所特有的领导才能，是其它将士所望尘莫及的。

聚会结束后，巴顿回到旅馆。这次即兴聚会虽然十分热情，但巴顿心中仍然没有把握，艾森豪威尔对“火炬”战役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仍然没有表态。巴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俩人都感到这个作战计划不妥，而且多半是出于政治考虑。然而，我们必须奉命执行，不成功便成仁。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那就不可能付诸实施，但如果运气好些的话，可以付出高昂的代价去进行，那也许会是一件易事。”

巴顿此行在伦敦一共呆了10天，他首先审查了在伦敦制定的计划。在这些日子里，他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悲观失败情绪。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全力以赴改变这种状况，让人们振作起来，通力合作。于是他即为“火炬”战役大展口才，巴顿以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他那口若悬河般的雄辩口才，使人们认识到此时在非洲开辟第二战场，就等于在希特勒的后背上插了一把尖刀，盟国以此为基础一定会将希特勒德军逐步打败的决定意义。巴顿的建设性建议，不知疲倦四处奔走的游说，以及他的满腔热忱，争取到了各界人士对“火炬”行动的支持。原先，大家一致认为“火炬”作战行动的成功机会微乎其微，如果不是巴顿的满腔热情和建议，以及他的赤胆忠义，这一计划也许会被束之高阁。

他首先致力说服在英国的美国军事人员。在这些人当中，对该计划抵触情绪最大的是美国海军的代表。在一次会议上，海军代表指出：“火炬”行动是一次军事冒险计划，我们海军没有航空母舰，船只舰艇不够，军舰一出港可能就会引起怀疑，况且还会遇到德军在太平洋海域的潜艇的攻击。巴顿听到他们一味地强调困难，且将局势描绘得漆黑一团，非常气愤。他立刻给予驳击，他要求大家从大局出发，不要计较局部的得失，同时要正确地估计盟国海军的实力，不要被敌人的外表所吓倒。他说：“与其日复一日徒劳地等待良机，不如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拼死一搏。敌人是凶恶的，但他们决不会比我们更强大！”。最后，艾森豪威尔坚定、明确地对讨论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火炬’战役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下达的命令。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有任何障碍，该计划必须实施。即使一艘护卫舰都没有，我也要命令部队进入非洲。不管有无军舰，我都要去开展这次战役，哪怕我得一个人划着小艇去，也要实施此次战役。”

巴顿又走访了伦敦“关键部门”，为“火炬”战役充当“说客”。巴顿以“骑士风度”在克拉里奇旅馆安排了一次宴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前来赴宴的有英国最有影响的人物蒙巴顿勋爵和他的高级将领，如蒙巴顿勋爵的参谋长约瑟夫·海登将军、皇家空军上校巴兹尔·威利茨和埃德蒙·内维尔上校。陪同巴顿和特拉斯科特出席宴会的有巴顿的作战处长兰伯特上校和刚从美国来到伦敦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负责计划“火炬”战役的阿尔弗雷德·格伦瑟上校。会谈开始时，争论十分激烈。巴顿有备而来，滔滔不绝，据理力争。到后来，这些将领们只是抬起头听巴顿的演说，并不时地点头，以表赞同。宴会结束后，巴顿对兰伯特说：“蒙巴顿和他的高级将领看来已全心全意地站在天使的一边了。”

到8月下旬，巴顿离开伦敦。临行前，艾森豪威尔委托巴顿转交给马歇

尔一封信，信中对巴顿那种认真负责“近似疯狂的”工作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他是“全班人马中唯一的真正赌徒。”表示有巴顿参与实施“火炬”计划，他本人感到十分荣幸。

8月21日，巴顿回到华盛顿，“火炬”计划定于10月7日开始，现在用来组织筹划“火炬”战役的时间为数不多了。马歇尔已经打了招呼，因此，下面的各级人员都为制定“火炬”计划的人员开绿灯。该计划慢慢地成形了。

英美双方把北非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作为“火炬”计划的登陆地点。其理由是：第一，美国军队虽然有精良的装备，但他致命的弱点是缺乏实战经验，因此，可以把法属北非作为大规模参战的实验场。另外，英美双方还寄希望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北非法军战斗力不强，且存在着强烈的反德意识，第二，军事上容易达成出奇不意的效果，对利比亚的德意军队形成迂回之势，可以援助苏军。第三，扩大反法西斯同盟，争取驻北非的法军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具体登陆地点，英美双方也有不同的意见。英方主张，部队应全部在地中海沿岸登陆，迅速抢占突尼斯。否则的话，如果突尼斯被轴心国占领，“火炬”计划就会受挫。美方认为：地中海沿岸固然重要，但还应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卡萨布兰卡一带登陆。美方的主张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卡萨布兰卡是通往奥兰、阿尔及尔并直达突尼斯的铁路线的终点，如果盟军占领了这条铁路线，就是德军截断了直布罗陀海峡运输线，盟军的战争补给和退路也不会断绝。其次，卡萨布兰卡登陆会阻止西班牙参加反对盟军的战斗，稳定摩洛哥部落民族的情绪，防止贝当政府利用他们反对盟军。

经过讨论，英美双方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分三路在法属北非登陆：由巴顿指挥西线特遣部队，从美国本土出发，横渡大西洋，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只有这支特遣队全部由美国部队组成。且全部由美国海军运输；中线特遣部队是美国第2军，由劳埃德·弗雷登道尔少将指挥，进攻奥兰；东线特遣部队进攻阿尔及尔，主要由英军组成，由美军第34师师长查尔斯·赖德少将指挥，在攻占阿尔及尔之后，再将指挥权移交给英国第1集团军司令肯尼思·安德森将军。最后“火炬”计划时间由10月7日推迟到11月8日正式执行。

根据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最后确立的作战方案，巴顿的任务是：攻占卡萨布兰卡港及其附近的飞机场，同在奥兰的中线特遣部队配合，建立和保持卡萨布兰卡与奥兰之间的通讯联络。建立足以对西属摩洛哥进行地面和空中打击的力量，以便必要时能夺取西属摩洛哥。

这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据情报部门估计，在摩洛哥的法国部队有6—10万，据悉西班牙人在其保护国的兵力远远超过10万。而巴顿的兵力却不足4万人，在数量上处于如此劣势，如何能与20万大军一决雌雄？此时，巴顿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决不能拿官兵们的生命当儿戏，美国军人在战场上决不能充当炮灰，他深知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祖国而捐躯，而是为了消灭敌人。

巴顿在军需大楼最高一层阴暗的房间里筹划他的“火炬”行动。巴顿的办公室与部下的办公室是用一层薄板隔开的，这主要是因为巴顿怕部下吵嚷而影响思考问题而设的。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西线特遣部队的所有人员都汗流浹背、挥汗如雨地工作。巴顿时而冥思苦想，时而奋笔疾书，他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战术的每一个细节，由于情报资料的严重不足，他还要假想许多